

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

廣學會出版



後學弟子羅峯警齋氏連之鐸編纂

烟台長老會已故

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

附山東長老會概況

生於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八日

歿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七日

享壽八十五歲

葬於烟台西山塋次

廣學會出版

卷之首即序幕彙征（亦名序卷）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紀念特輯)

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

附山東長老會概況

每冊國幣二元

(郵費另加)

著者 連警齋

出版者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昆明發行所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

▲版權所有▼

HUNTER CORBETT

AND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HANTUNG

by
Martin T. Lien
(Special Memorial Edition)

Price: \$ 2.00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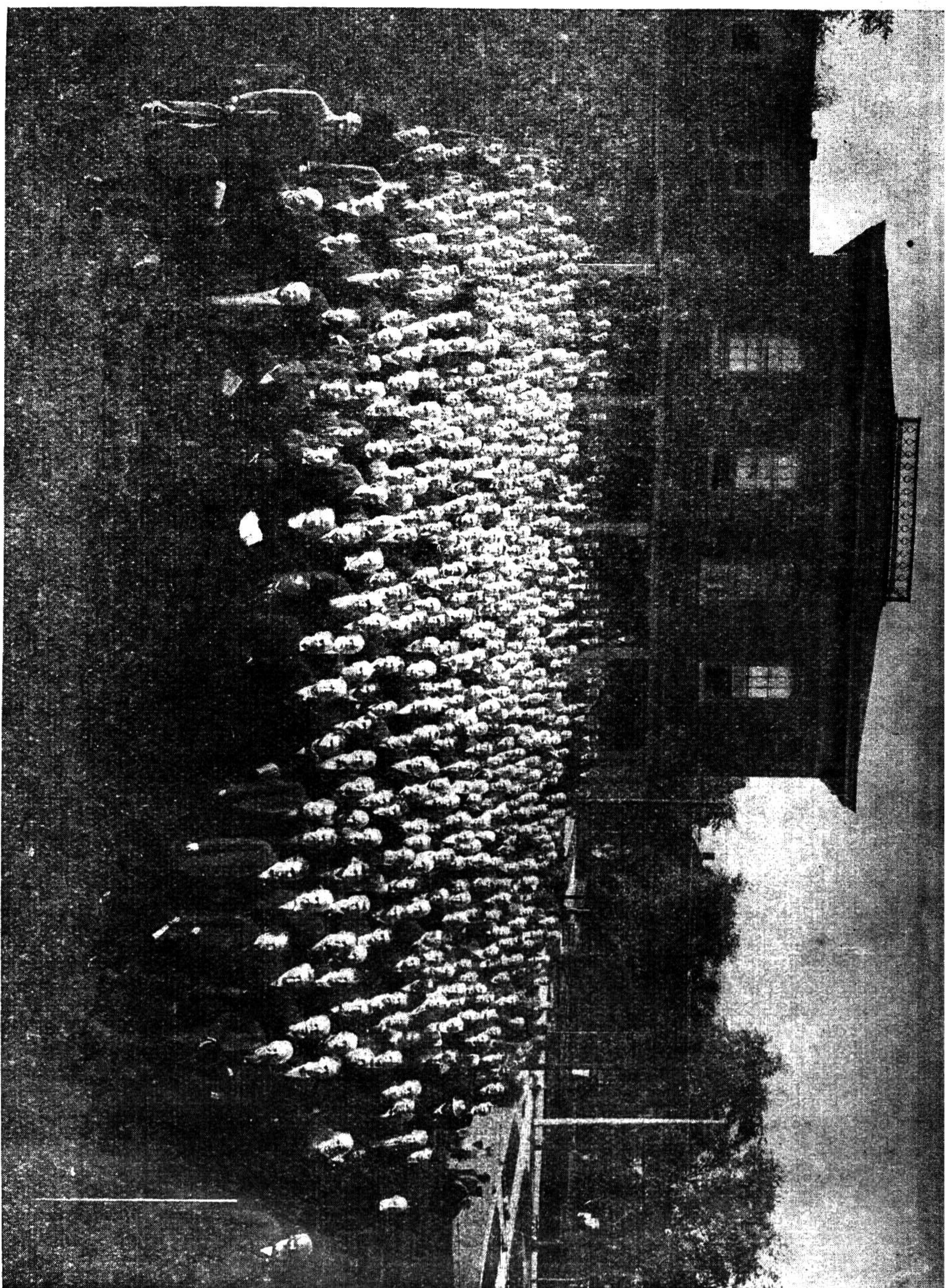
123 Museum Road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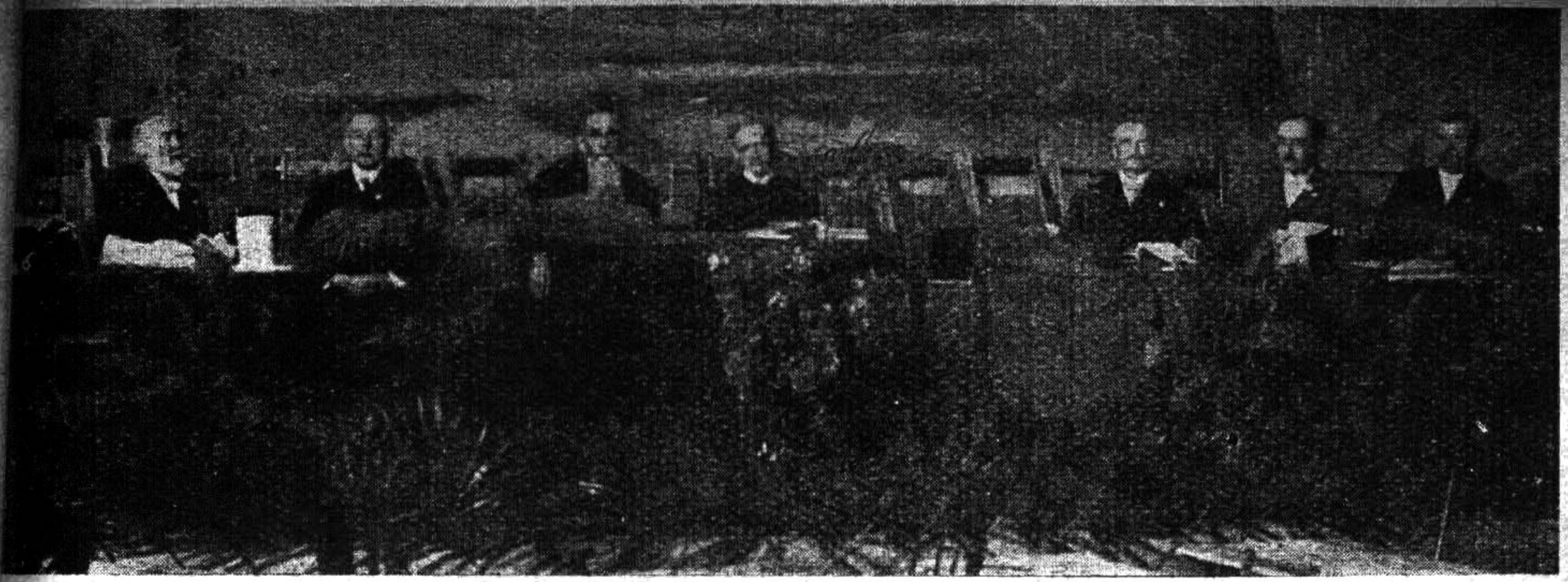
1940

Kunming Depot: 78 Pei Men Kai, Kunming, Yunnan

余自十歲卽自登州遷烟台文選學校讀書光緒甲午拔登州文會館肄業出學後適因庚子之亂教會無用武之地乃奔走威海各地以求餬口壬寅至天津就館西席民國改元始至濟南旋回天津三十餘年無所成就九一八之後就上海廣學會之職與衛禮三先生遇題及郭牧死已十年尙無人爲之作傳是誠恨事余卽有志爲之立傳旋就青島教席了無暇晷一九三五民國二十四年秋末辭卻一切職務專爲郭牧作傳迄今已兩易寒暑始克成功余尙不覺老此亦可喜之事也一九三七年十月警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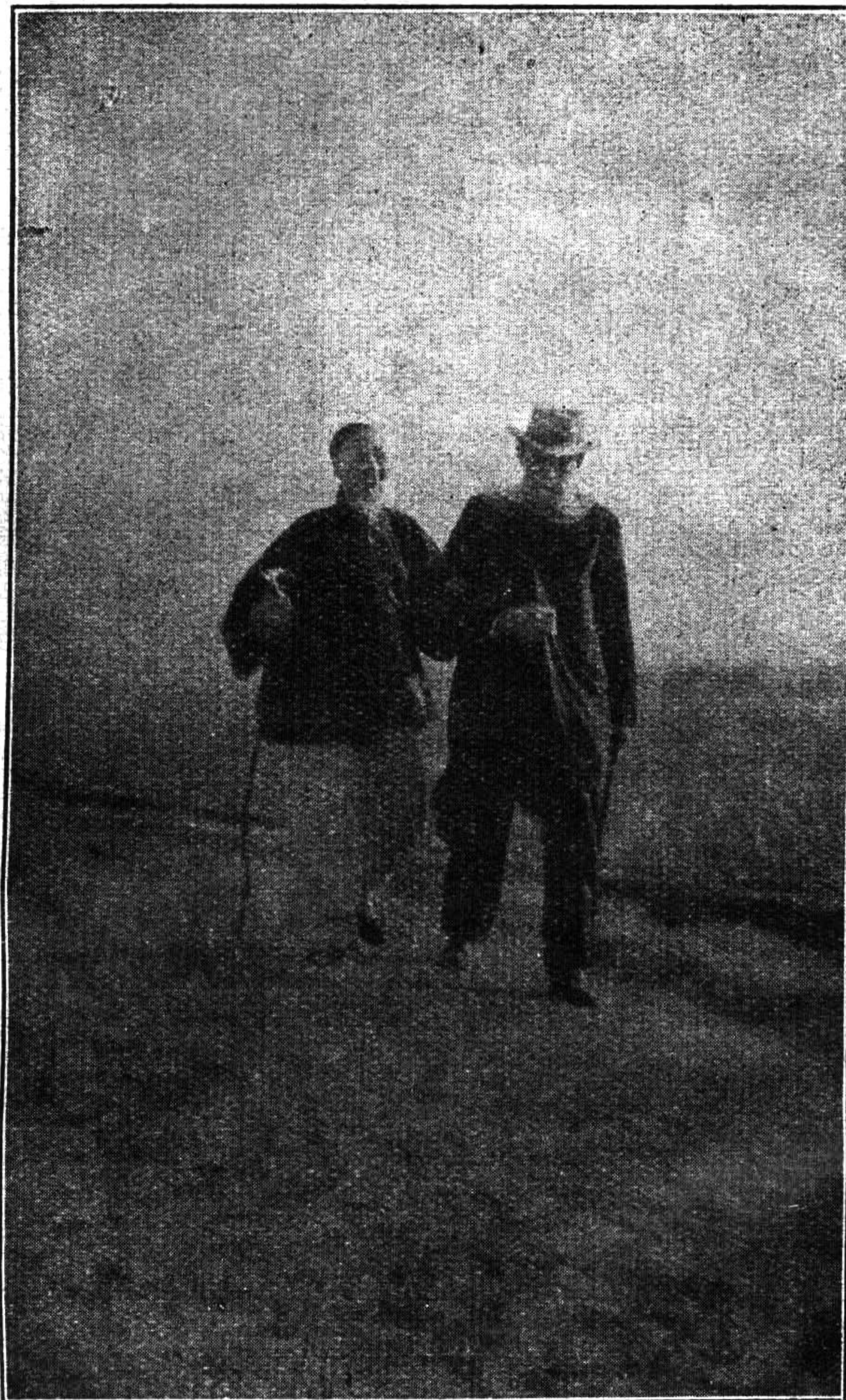


一九〇六年在美國愛奧亞省底蒙尼斯城舉行之長老會總議會由郭顯德博士任會長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at Des Moines, Iowa in 1906 of which Dr. Corbett was Moderator.



郭顯德會長暨其他職員在美國長老會總議會中攝影

Moderator Corbett and Other Officer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兩個先鋒

Two Pioneers



已故烟台郭顯德牧師肖像

像贊

於鑠我師	先民之模
許身爲主	敷教海隅
愛無差等	訓兼智愚
學古賢聖	忠孝大儒
樹茲教會	萬世典謨
恩以威濟	學以養孚
弟子善變	亦步亦趨
開來繼往	永奠睿圖

警齋

郭牧縮影

一 仁慈 郭牧全身。皆爲愛素所鑄。平生最喜幫助貧人。救濟苦難。並盡其力之所有。以扶持之。每至冬季。卽有許多貧窮無告之人。麕集街市。任其漂流。郭牧卽令林緒堂長老。並一熱心之教友。辦理此事。先爲之設法募集捐款。施放冬賑。以孫中胡夫婦料理之。數十年如一日。而光緒三年之賑務。尤爲中外所稱許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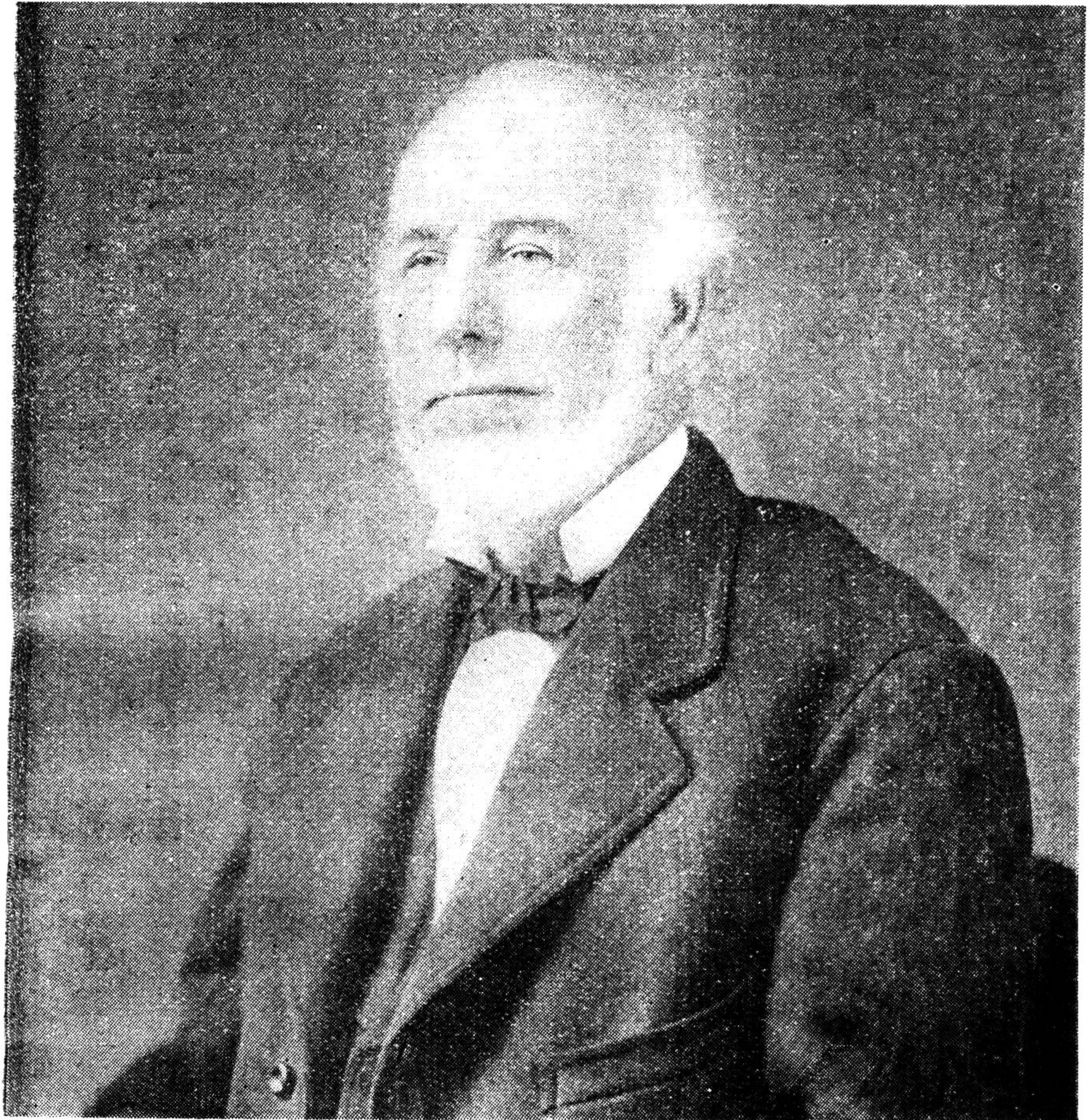
二 同情 郭牧之情感。極其濃厚。凡有所遇。皆能曲盡其宜。爲同情之慰藉。第一郭師母初次來華。所學之國語。並不清楚。學生笑之。郭師母以爲不敬。乃訴之於郭牧。郭牧莞爾而笑曰。『學生頑悞。中外一理。昔君在美國西北。教印第安時。其學生之頑悞。不猶類於是耶。』郭師母始啞然失笑。不復過問。蓋美西北紅苗語。其難尤甚於中國語也。一次張玉峯牧師於傳道旅次問之曰。『牧師之子。恆不肖。何也。』郭牧從容謂之曰。『是大自然。牧師爲上帝特選之器皿。爲上帝工作。自不能顧全世事一方面。故保羅終身不娶。懼有賢不肖之低昂。以衡量其間。徒爲傳道之累。天主教之修士修女。皆不嫁娶。懼其累也。然則牧師有子。恆不肖。亦何足怪。吾人尤當爲此感謝上帝。』張牧默然。

三 熱奮 第一師母思子病故。同治九年、師母舉一子、大慰於懷、翌年剛過週歲、忽病卒、師母大慟、一病不起、遺三子。大者不過十歲。幼者方在襁褓。郭牧仍照例下鄉。以馱簍乘二長兒。中騎一阿媽。懷抱幼者。天冷則郭牧自懷其幼者。乘馬後隨。蓋懼阿媽凍跌。以傷其肉也。在事

同治十二年冬、在卽墨大遭逼迫。如不爲此三塊肉。定不惜犧牲。以血奠教會之基。

四 熟讀 郭牧於二十歲始進長老崗中學時。郭母以皮面聖經賜之。請其每日誦讀一段。郭牧應之。自是日起。讀經日日無間。其書恆置於案頭。以備翻閱。有人親見其筆書於後。以誌讀過一遍之年月日。並其概論。第二遍速於第一遍。

第三遍尤速於第二遍。有一學生在烟台讀過九年書。每日早晨禮拜。必讀聖經。只新約全書。已讀過三遍。郭牧最得意之書。是在詩篇與箴言。然青年不過二十五歲者。不准讀箴言。而詩篇一百五十篇。一言以蔽之。即『因主喜樂』四字。
詩、三三、一、一、及九七、一二、郭牧即以此四字爲其生命之精神。終身不渝。



郭父羅司迷徹之肖像

像贊

四

於皇英俊	鳳起凰投
歌詩聚首	同氣相求
紅字吉日	乃定良儔
來賓盈室	共祝好逑
雖遇嘉禮	工作不休
經營新屋	煞費連籌
清淨教派	不飲糟邱
椒聊繁殖	終奠新疇

警齋

郭父簡史

自郭王父越山。卜居紅崖溪之後。即在皮樹林地方建築新居。爲長養子孫之計。生一子名羅司迷徹耳。即郭牧之父也。長成後於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與郭母阿爾梵尼克克柏森女士結婚。二人結婚之蜜史。有足書者。初二青年男女學生。相遇於歌詩班。郭父時年二十三歲。郭母時年十七歲。在同班歌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年之後。乃正式結婚。結婚之日。恰爲月份牌紅字吉日。聖徒紀念日雙禧臨門。大吉大利。一個爲名門淑媛。一個爲高第吉士。兩家代表親誼。咸來祝賀。婚禮隆重。開地方歷史之新紀元。自殖民以來。此爲第一次值得注意之結婚儀式。第一日先在岳家行親迎之禮。賓客來自四方者。車水馬龍。有六十餘位。禮畢聚餐。山海並列。蔬肉雜陳。助興之餘。或鬪各種技術。或歌各種名曲。夜深始罷。乃就洞房。然大多數之賓客。仍留岳家。謂之伴夜。第二日清晨。約有三十對夫婦。同乘馬送親至新郎父家。並赴其盛筵。以祝大典。此西方之民俗也。

郭父雖近結婚日期。仍工作不息。辛苦一如平日。作木工。製輪磨。晝夜不輟。所積之資。即在皮樹林地方。購地一大段。備作莊田之用。以長養子孫。結婚之後一星期。即開始工作。製造各種家具。如各種木架。各種椅子。桌子。麵包盤等。皆親手自作。不假購置。一切齊備。乃倩親友幫忙。在皮樹林山麓相宅。另構木屋居住。郭牧即誕生於此木屋之中。



郭母阿爾梵尼迷徹耳克柏森肖像

像贊

浩浩其天

肫肫其仁

治家有道

訓子以經

捐建教會

和睦里鄰

好行其德

有脚陽春

老運多故

備嘗苦辛

依靠上帝

犧牲世塵

哀哀蓼莪

九我難申

如此良母

萬古親親

警齋

郭母簡史

郭母篤守長老會規則。其職務雖在管理家庭。不干預外界事情。處家有道。教子有方。家庭應用。細微節目。無不留心觀察。樽節施用。以故上下人等。裏外出入。皆在其一對精明眼睛之內。風雨不透。塵沙不入。貴自客廳內之細藤桌布。花瓶掛畫。賤至廚房所餘之麵包碎屑。皆不任其遺失拋棄。以備飼馬餵雞。宴賓饗客。且其秉性聰明。大具判斷之才。剛果仁愛。精細堅忍。是其餘事。對於家庭工人。恩威並施。寬猛並濟。指導不覺其嚴。獎勵不覺其苦。客廳整潔齊備。往來旅客。莫不賓至如歸。而郭母之款待精神。周道全備。視亞伯蘭之妻有過之無不及。此種管理家庭之興趣。日積愈深。全由慈母之懷。關心之切。爲其兒女積無量之幸福也。

郭母之精密忠誠。如盡忠之兵丁。守其職務。對於安息日課。則詳細預備。不草責了事。其中當背誦之聖經節目。則滾鍋爛熟。無復生澀。作禮拜時。復代爲收各種捐款。以備應各種需用。平日或忙於學校。或忙於田園。一家人皆知其爲愛兒女如此操勞。終日不輟。和睦鄰里。熱心不倦。振興教會。不遺餘力。幫助傳道。捐施不吝。但善人常受折磨。如約伯所受之試驗。使其心境破裂。神經混亂。甘心忍受。以至於死。長成女兒之短命。從軍嬌兒之陣亡。

郭母生第一子、不久夭亡、生一女七歲而卒、第三子內

戰陣亡、長孫墨勒死於洪、郭母皆負咎自痛、郭牧不能奉侍、

可愛兒孫之不壽等。皆足以使其短氣失志。眼目昏花。而郭牧之不能常在膝下。每十年只

能一次見面。又不多在家。尤足激其倚門倚閭之悲。龍鍾風燭之險。在其末後之八年。忽得中風。郭牧特歸視疾。第三次回國時。烟台各教會之代表三百餘人。同簽字呈函。呼籲郭母。請求勿留郭牧在美。釋放回華。爲主工作。移忠作孝。爲主忘親。郭母雖委頓床第。乏人伺候。仍慨然允許。令其來華。時郭牧已六十一歲。來華之後。又四年。而郭母逝矣。郭牧第四

次回國。慈容已邈。惟賸墳山。郭牧雖已古稀晉一。然而於展拜之餘。悵然流涕。西風憑弔。同痛臯魚而已。孟子云大舜五十而慕。可謂大孝。郭牧之慕在終身。今在天國。重相聚首。豈止慕而已乎。其面對面之樂。非人世所能想像而知也。

FOREWORD



To write, for the present gene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Dr. Hunter Corbett's life and work seems superfluous—his memory is yet fragrant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He was well known everywhere for his sterling goodness and kind heart. The first made men trust him, the second drew forth their respect and love. Even in Boxer days when many wished to exterminate the foreigners, even those bitter against them would make an exception of Dr. Corbett.

九 He was perhaps most famous for his zeal in making Christ known, and permitted nothing to interfere with his intinerating work and care for the churches which he had founded. Difficulties, which to others might seem insuperable, were met and solved by him. Generous to a fault, his heart and purse went out to the needy and those in distress. Like the Savior whom he served, he loved even those who were unworthy of his love, and his memory is still cherished in many a Chinese home. "He went about doing good." We need more to follow in his train.

Mr. Lien, in compiling the present Volume, has placed us all, and especially the future students of Chinese Church History, under deep obligations. Already much that was valuable has been lost as little was committed to writing. The early missionaries were, as one of them said, "too busy making history to write history".